

冲天英雄传

李耀华◎著
李煌◎注释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第四卷◎冲天开国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冲天英雄传

李耀华◎著 李煌◎注释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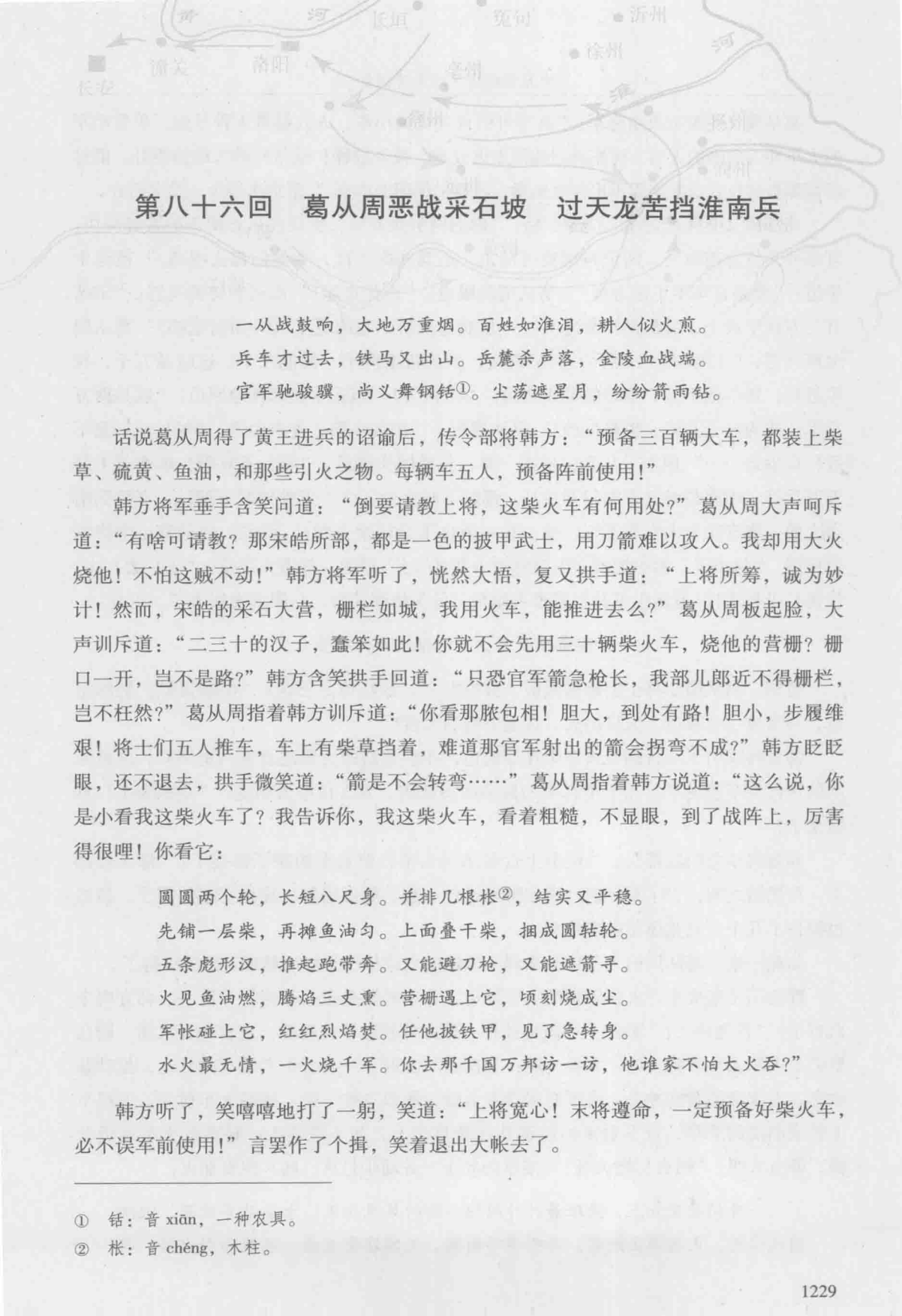
第四卷◎冲天开国



目 录

第四卷 冲天开国

第八十六回	葛从周恶战采石坡	过天龙苦挡淮南兵	(1229)
第八十七回	官军偷袭卧虎岭	常宏血战蚰蜒坡	(1243)
第八十八回	徐国公奋威救常宏	李将军争粮陷重围	(1259)
第八十九回	两路诸侯援淮军	一国老幼齐上阵	(1274)
第九十回	窦固瑒厉鼓催命计	徐唐莒苦守万仞岗	(1290)
第九十一回	窦固瑒美妾赏功首	平唐军东下服高骈	(1305)
第九十二回	冲天人挖堑困五虎	方上将怒马斩张璘	(1321)
第九十三回	苏上将殉国坦就义	高都统觐颜臣冲天	(1337)
第九十四回	率土王巡狩江南路	小荆山血战三镇兵	(1355)
第九十五回	杨损断臂酬唐主	诸侯江北困黄王	(1370)
第九十六回	费传古怒发斩上将	冲天王罪己谢国人	(1383)
第九十七回	方特讹诈曹师雄	孟楷遭际癫和尚	(1398)
第九十八回	孟绝海勇擒董昌	钱婆留跪降金陵	(1413)
第九十九回	率土王一怒杀李迢	二上将提兵围天长	(1427)
第一百回	冲天王传诏伐无道	招讨使尽忠死滁水	(1442)
第一百零一回	冲天王东都观市景	印禅师灵宝成真佛	(1456)
第一百零二回	军民联手打破潼关	毒酒一杯恩赐宰相	(1472)
第一百零三回	弃群臣僖宗哭巡狩	徽恩爱贵妃得新宠	(1487)
第一百零四回	长安城黄巢开国	大齐帝大封功臣	(1502)
第一百零五回	逃陈仓僖宗哭梁州	走安康县令救君臣	(1514)
第一百零六回	监军募兵五部落	唐廷赦免二沙陀	(1524)
第一百零七回	刘琼琳库悦训克用	梅大酋裸女宴贵宾	(1538)
第一百零八回	陈景思乔借鞑靼兵	盖尚章遭际李克用	(1553)
第一百零九回	盖尚章智激沙陀将	曹美人悲歌劝君行	(1568)
第一百一十回	王晖义烈死凤翔	诸侯无耻洗长安	(1586)
第一百一十一回	重荣遁逃直方尽忠	仁绍凌迟太后隐名	(1601)



第八十六回 葛从周恶战采石坡 过天龙苦挡淮南兵

一从战鼓响，大地万重烟。百姓如淮泪，耕人似火煎。
兵车才过去，铁马又出山。岳麓杀声落，金陵血战端。
官军驰骏驥，尚义舞钢钐^①。尘荡遮星月，纷纷箭雨钻。

话说葛从周得了黄王进兵的诏谕后，传令部将韩方：“预备三百辆大车，都装上柴草、硫黄、鱼油，和那些引火之物。每辆车五人，预备阵前使用！”

韩方将军垂手含笑问道：“倒要请教上将，这柴火车有何用处？”葛从周大声呵斥道：“有啥可请教？那宋皓所部，都是一色的披甲武士，用刀箭难以攻入。我却用大火烧他！不怕这贼不动！”韩方将军听了，恍然大悟，复又拱手道：“上将所筹，诚为妙计！然而，宋皓的采石大营，栅栏如城，我用火车，能推进去么？”葛从周板起脸，大声训斥道：“二三十的汉子，蠢笨如此！你就不会先用三十辆柴火车，烧他的营栅？栅口一开，岂不是路？”韩方含笑拱手回道：“只恐官军箭急枪长，我部儿郎近不得栅栏，岂不枉然？”葛从周指着韩方训斥道：“你看那脓包相！胆大，到处有路！胆小，步履维艰！将士们五人推车，车上有柴草挡着，难道那官军射出的箭会拐弯不成？”韩方眨眨眼，还不退去，拱手微笑道：“箭是不会转弯……”葛从周指着韩方说道：“这么说，你是小看我这柴火车了？我告诉你，我这柴火车，看着粗糙，不显眼，到了战阵上，厉害得很哩！你看它：

圆两个轮，长短八尺身。并排几根枨^②，结实又平稳。

先铺一层柴，再摊鱼油匀。上面叠干柴，捆成圆转轮。

五条彪形汉，推起跑带奔。又能避刀枪，又能遮箭寻。

火见鱼油燃，腾焰三丈熏。营栅遇上它，顷刻烧成尘。

军帐碰上它，红红烈焰焚。任他披铁甲，见了急转身。

水火最无情，一火烧千军。你去那千国万邦访一访，他谁家不怕大火吞？”

韩方听了，笑嘻嘻地打了一躬，笑道：“上将宽心！末将遵命，一定预备好柴火车，必不误军前使用！”言罢作了个揖，笑着退出大帐去了。

① 钐：音 xiān，一种农具。

② 枨：音 chéng，木柱。

葛从周又叫来范贞生将军：“将军可引百名机灵小军，人人都带火种号炮。单看咱军的火车冲入宋皓的大营，将军就叫四面点火放炮、喊杀鼓噪！喊杀声越大越响越好，能扯起烟雾更妙！直令宋皓辨不出何处是虚，才显出你们的本事。”范贞生得令，拱手而去。

葛从周又召来范运生、阴章二将：“你们俩引兵五千，伏兵在采石南面的蜜蜂沟里。官军要是情急南窜时，两位将军便可痛击，逼其回头入江，令他们都去喂鱼。”范运生笑道：“要是官军不走南方哩？”葛从周瞪眼道：“该你走运！”范运生又笑问道：“宋皓有三万铁甲武士，且都是挣命之兵。一旦疯逃狂拼，我的五千兵马如何抵挡？”葛从周大声问道：“宋皓何来三万兵？黄王进兵，少说斩杀两千、伤他三千，这就是五千；我军进兵，斩杀他千五，宋皓的可战之兵，不过两万！”范运生笑咪咪地回道：“就是两万官军，我的五千儿郎，也难抵挡！”葛从周听了，拍着头脑，连声说道：“对！对！是不敌！兵少么……”他走了几步，掐指一算，忽然回头说道：“哎！不对呀！难道黄王的五万兵马、咱南昌尚义军的四万兵马，都躺下睡大觉了么？宋皓他两下迎敌，真跑到南边去的，能有几个人？弄不好，他一兵一卒也不会往南去哩！”说完，指着范运生将军训斥道：“你小子，溜尖溜滑，老盘算着占我便宜！”说罢，挥着大手道：“去！去！去！快去！少打牙！”范运生见葛上将军将再添兵，低头捂嘴笑着，与阴章出帐去了。正是：

上阵都恨兵马少，吃粮只嫌将士多。

至期，葛从周令将士们饱餐战饭，披挂整齐，然后传令三军：“偃旗息鼓，轻脚急步，马衔枚、人缄口、灭灯熄火，直逼宋皓的大营！”

韩方将军引了三百辆柴火车走在最前边，在距宋皓的大营还有五六里路时，就被宋皓的斥候探卒望见了。几十个官军的探卒回头就跑，人人口中大叫道：“草贼来了！草贼来了！”

韩方将军急叫段都头：“快引上百名弟兄去追，把官军的探子都捉了！”那个段都头，在黑暗之间，引了军汉们，直如野地赶兽一般，望影追形，捕捉官军的探子。虽然也捉住了几个，究竟还是逃走的多。

如此一来，葛从周的人马还没来到，宋皓的大营早已是灯火辉煌、严阵以待了。

韩方引了柴火车，来到宋皓的大营外边。官军的营垒里，布满了弓箭手。韩方喝令众将士：“且先停下！”就把人马就地扎住。韩方伸长脖子朝后看，直看到葛从周、谢彦章引了大队人马来到，他才大喝一声：“烧营！”立时，一百五十名推车的壮士，推动柴火车，向宋皓的营栅冲去。官军们据守着营栅，箭似飞蝗一般，朝柴火车射来。因那车上装满洒油的柴草，官军射出的箭都扎在柴草车上，却不能伤人。眼看柴火车逼近营栅，韩方大叫：“燃火！燃火呀！”推车的壮士一齐动手打火。咦！你看那火：

一开始星星点点，紧跟着扑扑闪闪。有的见风而灭，大多沾草就燃。浓烟

随风滚起，火苗蹿出老远。只听毕毕剥剥，又闻霍霍喘喘。果然油引火势，顷

刻烟起火卷。十丈烈焰腾空起，百条火龙映碧天。

一刹那，火苗燃起，噼噼啪啪地烧将起来。火势一大，那群推车的壮汉扭头就跑！

你道为何？原来，韩方坐在马上，不辨风向。那风却是迎面吹来，浓烟大起，竟是呛烧了自己的人马！官军的营栅，却是皮毛无损！官军将士尽皆哄然大笑。

葛从周见状大怒，叫护军传令与韩方：“去说，上将有令：营栅烧不开，先斩引火的主将！”韩方听了，心里吃惊，急转脸用刀指着段都头，喝道：“上将有令，营栅烧不开，先斩你段都头！”段都头听了，心里更是吃惊！

急切之间，段都头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柴火车出神。忽然，他灵机一动，立命推上来二十辆柴火车，叫来众军，授计道：“把两车并排，每排隔十步，隔一车烧一车，你们躲藏在柴火车的后边，官军的箭必然射不到。然后，把燃火之柴用长杆挑入宋皓的营栅内，再把没燃烧的车辆推到靠营栅的火车旁，你们就可以滚身回来！”众军汉得令，依法炮制。果然，那柴火车混同着宋皓的营栅，烧将起来。

官军见营栅起火，急忙拨土扬沙，要来灭火。正在这时，范贞生的五百号炮手散布在采石近周，一齐把号炮点燃。一时间，“轰！轰！轰！”四面八方，到处是炮声。那炮声中，又夹杂着喊杀之声。

宋皓的大营里立时乱了起来。就是上将苏伦，急切之间也辨不出到底杀来了多少草贼的兵马。真个是：

东面炮声似雷震，西面炮声更吓人。

南面炮声催猛烈，北面连声惊人魂！

中间一片安静土，凭空震倒三百屯！

宋皓初闻葛从周前来烧营，就令人望了望风向。护军报说是东南风。宋皓笑道：“葛从周用计虽毒，奈天不助贼，却也枉然。可令弓箭手守住大营的栅栏，不要乱动！”李维周拱手说道：“葛、徐二贼，来者不善！这西边的战事，须是末将出马亲去提调，以敌葛从周、徐唐莒这两个悍贼；那东南方黄巢的贼兵，大人就多费心吧。”宋皓闻言点头：“也好。有了你们这些大将亲去坐镇，更是稳妥！”李维周出帐，上马提刀而去。

宋皓见李维周去了，挪到苏伦身边，正要商议军情，还没有开口，就听到大营外面，四面八方炮声响起。他问苏伦：“草贼莫非分兵围我了么？”苏伦拱手回道：“草贼张狂！此乃虚多实少之计。牛渚山东面杀上来的，是黄巢的兵马；西南方是葛从周、徐唐莒的兵马。这两支兵，是两支劲兵。北边乃是茫茫大江，草贼尚无截江之力；直南方的炮声，更是虚狂，多说也就是百十个草贼虚张声势而已。大人不必犹疑！”宋皓说道：“虽然草贼虚多实少，到底是声势浩大，咱们不可轻心。这东南方黄巢的一路贼兵，就请老将军费心吧。西北与东北的江边，可令平大人巡守，以防草贼趁机偷营。”苏伦闻令，提刀而去。

且说黄王发付走阴章之后，就与赵璋、崔璆、黄邳、安亮诸人商议进兵。黄王说道：“宋皓虽然只有三万人马，却都是坚甲利刃之兵。我军虽有五六万，却是衣甲不整。官军仗其甲厚刀利，就敢放心大胆地与咱放对。就是加上葛从周、徐唐莒的人马，怕一时也难以大胜宋皓的江南军。咱们还当寻思一计，令宋皓难以还手，方是上策。”赵璋拱手道：“以学生所料，湖广与荆襄的战事，行将收兵。王当亟发手谕，诏平唐火速东下，会歼宋皓。”

黄王闻言，即索纸笔，挥笔写道：“进德帅弟，从采石接战，今已数日。宋皓有精甲三万，张璘统劲兵略同。天龙兄拒战于江宁之野，一日数战，几不可支！将士伤亡可悯，而淮南略无退意。本王携崔公、赵璋、从周、唐莒围战宋皓，也是进退艰涩。连战数日，亡我大将一十九员，歿我战卒将及八千。宋皓的军垒，岿然不动。望帅弟见字，速发生力东下，会歼劲敌，以肃江南疆土，使本王永无南望之忧。”

黄王搁笔，令人封了诏书，宣来徐怀玉将军，嘱之曰：“弟可速回潭州，至平唐帅府，颁下诏书。为本王面语尚平唐：江南战事正紧！大将军听了，他知我心，必有处置。”徐怀玉接了诏书，急忙出帐，引着护军，打马奔潭州去了。

崔璆见徐怀玉出帐去了，朝黄王拱手说道：“某有一计，不知可否？然而，足使官军无力还手！”黄王说道：“崔王兄所计，必是高明！”说罢，朝赵璋道：“明天再战，统由崔王兄调度人马，方见崔公的大才！”

赵璋说道：“不如坚壁，以候援军。”黄邳说道：“两军相遇，势不容情！我不战贼，贼必攻我。与其贼来攻我，不如我先攻贼。”崔璆说道：“不然。大王引十万人马，列阵于牛渚山下，本意是要吞灭宋皓的江南军。然而，要真正吞灭江南军，还得等候尚平唐的生力军。为今之计，咱们能把宋皓的人马拴在这里，令其不能脱网，就是胜算。由此而论，急于求战者，当是宋皓。今宋皓不来战我，奈何我要进战？”赵璋说道：“崔公所计，重在一个‘拖’字，最合眼下的军情。还请大王三思。”黄王不从崔璆、赵璋之计。

两天后，牛渚山的冲天军大营里传来鼓声。众将齐集在黄王的大帐中，预备进兵。只见崔璆手绶兵符，端然上坐。看他时，确有一派儒将的风度。

崔璆叫寒山月上前，附耳说道：“将军可引兵一万，抢占上风。把这一万兵马分帮结对。令将士统以黑巾掩面，二人为一帮，并肩互战。一人提牌，身负白灰与沙子，趁着风势，看见官军就撒灰沙。灰粉飞扬之际，官军不能睁眼，必然回身。另一人背弓带刀，看准官军，远者箭射，近者刀砍。官军的前锋溃败之后，自有我王催动大队人马，攻杀宋皓的中军。”寒山月闻令，眨眼问道：“这种战法，没有临阵用过，不知道能用否？”崔璆说道：“将军但依我计行兵，管保大胜。”寒山月勉强拱手应道：“寒某遵令。”

崔璆又向张归厚传下军令：“公可引兵一万，以黄秉、黄思厚兄弟为副，多备板斧，紧随在寒将军之后，预备冲杀陷阵。”又叫黄邳：“率领张乔、王虞裕、李魁、尚武、李详、黄钦、庞师古、张存敬、黄万通、林言这十员大将，各率所部，紧随着黄王，翊护

两翼，不可大意。”

崔瑒一言未毕，林言凭着少年意气，高声问道：“敢问崔大人，我们随同大王前去陷阵，你崔大人都做什么？”黄王正要呵斥，崔瑒笑道：“崔某自然是坚居中军，亲执桴鼓，督厉攻战了！”林言听了，急还礼说道：“要是如此，却也相当！”

却说寒山月奉了军令，引兵直抵采石，逼向宋皓的大营。他坐在马上，朝官军的大营望去，听到西南方向炮声与喊杀声惊天动地。他心里大喜，说道：“好哇！葛从周个肉头^①，果然动手了！”就急忙催动人马，连发号炮，朝宋皓的采石大营杀去。正是：

前番格斗打平手，今次捏拳再动兵。

江南官军的大将苏伦，率领着一班战将，护保着宋皓，立马在采石矶顶。苏伦以鞭西指，说道：“西南之兵，乃是南昌的草贼葛从周与徐唐莒。二贼虽勇，却是巢贼的偏师。维周临阵，足抵二贼。只怕东南方的黄巢巨贼突如其来，必分我兵势，令人担忧！”宋皓说道：“既已交兵，只管奋力一战！一战不胜，退走江北，不为无名。”大家正说话间，忽听东南方号炮连响。苏伦手抚苍须，说道：“巢贼求战来了！”宋皓笑道：“我不战贼而贼来战我，是黄巢失计。贼攻我守，以射退敌，不必出兵搏击。直待维周将军把西南方的草贼杀退，东面的黄巢不战自走。”此令一出，官军果然人人坚守营盘，无一兵出营冲杀。

寒山月见官军不出，心里大恼，嘴里嘟囔道：“崔瑒书生，自诩高明，以为官军必出应战，叫将士们背负灰沙上阵。如今官军躲在营中，叫我如何用灰？真是秀才说兵，不伤大牙！那尊糊涂的冲天王，偏要点出这个混沌的秀才挂帅！”

寒山月正在满腹不快，猛见崔瑒引着护军，策马来到军前。他的几十个护军，都提着明晃晃的一色法刀。崔瑒挽弓，箭镞指着寒山月，大喝道：“何不动手？怎敢违令？”寒山月强压火气，回禀道：“官军缩身于栅内，乃在一箭之外，如何扬灰？”崔瑒怒道：“莫论远近，但看风势。顺风扬灰粉，逆风撒大沙！快上！”寒山月无奈，看是顺风，只得传令：“二人为伴，扬灰而进！”军令一出，他的一万人马，五千作对，都把白灰粉扬起。只转眼间，整个官军的采石大营，都罩在了一团白雾之中。咦！好大雾：

白灰扬起，如雾如云遮天地；随风飘荡，无声无迹把人欺。一开始，如团如缕跟风走；到后来，漫天涌来没规矩。东南角放毒，壮士闻见流眼泪；西北厢造奇，好汉吸鼻打喷嚏。入眼酸辣，两手揉搓难睁眼；进鼻苦麻，涕涎涌出擦不及。弓箭厉害难施展，刀枪锋利空处劈。任是铁打金钢汉，闭眼丢盔往后挤。

张归厚见了，心中大喜，对黄思厚说道：“妙啊！寒老大这个王八，还真有两把刷子哩！”他说着，把大刀一招，一千名板斧手各抡板斧，趁着官军大营一团白雾，冲了

^① 肉头：方言，骂人话，指老婆与别人通奸的男人，也指傻瓜。

上来，对着栅栏砰砰叭叭地砍了起来。及官军听到一片伐木声时，方才知草贼是以灰雾为烟障，要趁机砍倒营栅哩！

官军急忙张弓放箭。怎奈白灰粉扑鼻刺眼，将士们喷嚏不断，人人泪如泉涌，就是闭着眼放出几支冷箭，也是无的放矢，不能伤人！官军将士正在惊慌，张归厚催动身后的大队人马，一色长枪手、短刀手，统是用黑巾捂鼻，虎汹汹地杀了上来。

冲天军见官军的营栅已倒，无不欢欣鼓舞，个个放声大呼：“休叫走了宋皓！”正是：

虽未收得沙场利，先造声势惊动天。

却说宋皓立马在采石之巅，与监军使田珪、兵马使苏伦共同瞭敌观阵。及听到西南方鼓声转骤、杀声甚紧，他不断皱眉，谓田监军使道：“看来，葛、徐二贼是要情急拼命了。”苏伦听了一阵，说道：“西南方不足为惧，我军尽是坚甲利刃，且占地利，足可以一抵十。葛从周虽是勇悍，难占上风，倒是这东南方……”

苏伦正说话间，忽见一天白雾，铺天盖地涌来。宋皓大惊道：“呀！莫不草贼营中，有人会施妖法不成？如何炮声之后，骤来一天大雾？”他急朝苏伦拱手：“苏大人，妖雾袭来，非同小可！恐怕将士们不战自乱！”苏伦的两眼直望着东南方，看着满天的白雾，他喃喃自语道：“天不佑唐啊，天不……”他忽地嗅出，白雾中有种刺鼻的味道。老将军一怔，立时大悟！他大声说道：“此非天生大雾，乃是草贼播扬的石灰粉！宋大人，可传令东南方的将士避开灰雾，把人马退往东北方的上风头处，从东北方御贼！”宋皓立时大悟，连声说道：“这贼，好奸猾！好奸猾！竟以白灰粉毒我。”急命护军传令：“把人马退向东北矶头处，于侧风处攻杀贼兵！”

原来，这个采石矶，乃是牛渚山的余脉，苦不甚高。这条余脉，将个矶头直入大江之中，突兀出去，十分雄峻。官军退到这里，势成背水为阵。官军将士为求身命，只得拼死一战。这也是宋皓、苏伦用兵的一番苦心。

苏伦见状，下马提刀，涌身入阵，大呼道：“诸君，咱们已无退路！好汉当在死里求生！杀上去，赶贼出营！”官军将士见苏伦奋刀在前，大家发一声喊：“杀啊！”上万的官军将士，人人奋刀，个个挺枪；强弓拉满，冷箭乱放。他们冲开灰雾，自上而下，直如洪水决堤一般砍杀过来，正遇上黄思厚引兵杀了上来。两军相遇，各不容情，将士们在叫骂声中杀作一团。

黄思厚乃是黄王的胞弟，人才出众、心地刚狠、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又适值青春少年。他所统领的三千雄兵，尽是关东的乡关子弟、军中的精锐。这一支兵，入战时奋刀上前，陷阵后不顾性命。因此上，黄巢把黄思厚这一支兵，交隶张归厚统辖。每遇战阵，多用作陷阵的前锋。今天，这支冲天军与官兵相遇，自然是兵遇对手、将逢窄路、刀枪舞动、血肉横飞了。眼看着黄思厚寡不敌众、死亡众多、行将败退，却听到后面鼓声大震，乃是张归厚统率着七千长枪手，恶狠狠地顺风杀了上来。

苏伦见冲天军虽勇，而兵马有限，因此上心里不惧，遂催动人马直前搏战。两军相

接，不及三合，张归厚所部渐见不支。眼看冲天军就要溃阵，张归厚急命护军：“回禀黄王，当急速添兵！”

黄王与崔瑋立马高处，观战多时。他见张归厚的护军来求救兵，就大声喝道：“快去回复你家主将：将士拼光，我自临阵！尚余一卒，决无援兵！”那个护军听了黄王的诏谕，打着马大哭而回。

护军见了张归厚，把黄王的诏谕转述。张归厚暗暗吃惊，然而急切之间，也无别的办法。他只得挥动大刀，督率着冲天将士与官军死战。恰好，寒山月引了一万人马，从东面杀了上来。寒山月把令旗一摆，两家合兵。他与张归厚并马，直击官军的中坚。

苏伦见张归厚所部伤亡无数，冲天军行将溃阵，他心里稍宽。转眼间，又见草贼高举着“寒”字大旗，从东南方雾滔滔地杀了上来，他不禁一惊，急忙传令：“收拢人马，就地拒贼！”

张归厚见官军不进，却以弓箭据守，忙问寒山月：“有白灰否？这时候，正可派上用场。”寒山月见问，急令刀牌都头东方坤：“速引你部，把方才所丢弃的白灰捡起，朝着前面的官军阵上撒扬起来，就是你的大功！”东方坤得令，急调本部将士：“扬白灰！快扬白灰！”五百将士弃了刀枪，重拾灰袋，朝着官军的阵上，顺风顺手撒扬起白灰来。

刹那间，霾天雾地，灰雾直飘西北，真个是对面不见人影！官军的阵上大呼：“灰雾来了！”“灰雾来了！”他们各自弃弓提枪，往后溃退。苏伦大怒！他在灰雾影里，挥刀连斩二将，高声大呼：“身后有大江！后退必死！”官军闻令，不敢再退，就地滚倒，弯弓拒敌。就在这时，宋皓的护军来到，大声叫道：“传宋大使的军令，就地筑垒，倚石拒贼！”苏伦闻令，急叫官军：“就地取石，筑城为阵，以箭拒贼！”

原来，这个采石矶乃是天然的锁江重地。中唐时，永王李璘造反僭号。他为了阻挡肃宗皇帝兵入江浙，就派出精兵，驻军采石矶、筑垒黄天荡、锁断长江。又在矶上以石筑垒，预备拒战唐军。后李璘兵败被俘，采石矶上的城垒虽被拆除，乱石犹在，残迹犹存。

今官军闻令筑垒，他们就沿用旧时的城基，一边伏地发箭，一边取石垒墙。只片刻工夫，官军就从矶腰到翠螺山，筑起一座数里长、截腰高的石城！至今古迹犹在。

官军守垒拒敌，虽有灰雾漫天，却无大损。及黄王与崔瑋催动两万人马杀到时，见官军有石垒为城，不禁为之瞠目。

黄王本意：以张归厚、寒山月的两支人马耗战官军，到官军力疲气衰时，再用大军入阵，一鼓作气，踏平宋皓的大营。今猛见官军守垒，安闲拒敌，黄王的气脉泄了大半。无奈，只得传令退兵。正是：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失彼泄气拍腕。

再说采石西南的葛从周上将。葛从周见韩方烧毁了官军的营栅，就传令范贞生、范运生、酉明、阴章、胡元琮五将，率军两万，恶狠狠地杀了上来。李维周见葛从周引兵来拼命，就传令官军：“别怕他草贼张牙舞爪！咱居高处，彼在低处，贼失地利，无所

施展。咱们但以矢石拒战，草贼无奈我何。”官军得令，居高临下，张弓滚石，把尚义军胡元琮、酉明两部的将士打伤无数。两部的将士见上面箭稠石猛，急忙就地滚倒躲避，不敢向前冲杀了。

葛从周见了，气得眼红！他叫人传话给李维周，说道：“两军将士白刃拼杀，都因你我争胜负。公若怜惜将士的身命，可出营下山，与我葛从周大战百合。公若取胜，我自收兵，永不再踏采石半步！”李维周听了，微笑道：“葛从周？一个打鱼的船夫，我凭啥怕他？回去给他说吧，叫他把兵马约退两箭之地，腾出战场。我李维周要是输给这个村夫船贼，我就地自刎，以谢三军！”

葛从周如约退下人马，只引了数名护军，立马在阵前。

李维周见状，就引了数十名护军，拍马驰下山坡，指着对面喝道：“谁是葛从周？哪个是拉纤的水贼？快来领死！”葛从周披挂整齐，挂下钢鞭，提刀拍马而出，大声应道：“爷就是玩船的葛通美！专来敲打你这只破舟！”李维周怒道：“你乃是河岸村夫、乞食之流，怎敢与天朝的大将对阵？快回去！叫黄巢过来，我当亲斩其首！”葛从周大怒，催马抡刀，望着李维周的左肩，呼的一刀，劈了下来。李维周举枪架开，冷笑道：“红面村夫，倒也有几两气力哩！”他说罢，点开钢枪，望着葛从周身上，如雨点一般刺去。葛从周不慌，挥刀格挡遮拦，反刀攻杀，与李维周杀作一团。有诗为证：

马鞍山下风云焦，牛渚脚前日色消。

上将汹汹拼上将，英骄猛猛斗英骄。

黄家勇壮千钧力，李苑雄才万石标。

岱岳飞来比秦岭，青山两座一般高。

他两个，直杀够一个多时辰，早过了一百个回合，也不见谁输谁赢。两边的将士呐喊助威，其声如浪。

葛从周暗想：“不意这个王八李维周，竟有这等功夫！必得一计，方可赢他！”他略一分神，回刀稍慢，就被李维周唰的一枪刺来，把他的护肩甲叶撕开。他吃了一惊，急回刀，“唰、唰、唰”望着李维周连劈三刀，方把李维周的长枪逼退。他趁势把马一带，回身就走。李维周见状，以为他败阵了，大喝道：“你这水贼，往哪里走？快留下人头来！”李维周放马赶来。

葛从周见李维周赶来，在鞍桥上挂下长刀，暗地弯弓搭箭，望着李维周嗖的一箭射去！李维周见了，急侧身躲箭，不成想葛从周那一支箭射得低了，正好把李维周的马耳射穿。那马受疼，摇首奋蹄，险些把李维周颠下马来。

李维周急勒马辔，刚稳住坐骑，葛从周烈马早到。他钢刀奋起，望着李维周一刀斩下。李维周不愧是沙场老将。只见他临危不乱，急仰身在马背上，手举钢枪，当的一声，挡开来刀，挺身而起。葛从周暗使钢鞭，早又呼的一鞭打来。李维周举枪挡时，已是不及，只听扑的一声，那一钢鞭正好打在他左股的护股甲上，疼得他失声叫道：“哎

呀！”葛从周抬手正要再打第二鞭，李维周已经把枪柄作棍，望着葛从周的肩上扫去。葛从周急收钢鞭架枪柄，只听啪的一声，李维周的钢枪柄正好扫打在葛从周的肩头上！亏有护肩甲护垫着肩膀，不曾大伤。虽然如此，也疼得葛从周咧口大叫：“好枪！”

葛从周这一叫，早被他的压阵官胡元琮听到。胡元琮只道是葛从周大伤落败，急把令旗挥动：“杀呀！别叫走了李维周！”尚义军直如洪水一般，朝李维周杀了上来。

李维周见状，挥舞着钢枪，拨打着箭杆，引了护军往山坡上奔去。山坡上的官军见李维周回阵，人人弯弓搭箭，对着尚义军射了过来。

葛从周见状，急唤葛从善、阴章、左工、节玲等六将，叫他们把后营的两万兵马全部调出，雾滔滔地往采石矶边杀了上来。

葛从周弃去战马、肩背钢鞭、手提大刀，率领护军亲来突阵。冲天尚义军的将士望见“葛”字帅旗直飘阵前，谁敢落后？几十员大将催动着四万人马，杀上山岭。鼓声、炮声、喊杀声，惊天动地。岭上的李维周虽是沙场老将，见此阵势，也不免心惊！

李维周跳下战马，传令将士：“弃马步战！”他率先杀入尚义军的阵中，长刀如电，所到之处，血肉横飞。官军的将士见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挺刀杀了上来，与葛从周的南昌尚义军杀作一团。咦！这一战哪：

震天号炮起，漫野爆杀声。将军举长刀，都头盘硬弓。你挥利剑，我擎钢锋。枪对枪，双枪并举双争胜；刀对刀，单刀劈开一路红。月牙斧吃肉带骨，生铁鞭专寻天灵。你来削左肩，我去砍右胸。滚来的人头张口笑，投出的断腿也作兵。万里青天罩红雾，千里黄沙血淙淙。直杀得：牛渚山岩痛流泪，咆哮的长江放悲声。

两军大战，惊天动地，沙场惨烈，飞沙扬尘！只听那：

砰砰砰，沙场一片砍杀声。当当当，追命的钢枪对钢枪。呼呼呼，长刀劈来起红雾。啪啪啪，壮士铁甲对铁甲。啾啾啾，狼牙冷箭寻人去。哇哇哇，眼涩手慢身挂花。嘟嘟嘟，单刀碰巧挡了枪。锵锵锵，阔斧奋威大开张。咚咚咚，督战鼙鼓震九重。隆隆隆，青天震怒炸雷声。吃吃吃，拼命的丁卒直喘气。噉噉噉，得胜的小军朝天号。直拼得：八尺长刀卷了刃，丈二钢枪弯如轮。月牙大斧断了把，手中宝剑短七分。铺天盖地白骨乱，漫山遍野横战魂。千年皇历逢大劫，原是老天大收人。

两军恶战，尸横遍野。直到黄昏，两家方才收兵。

这一战，为葛从周行兵以来的第一酷战。

宋皓所统之兵，都是三秦子弟，多是边兵调入京师宿卫的禁军。他们甲冑坚整、旗帜鲜明，刀枪锋利、武艺精熟，箭足弓强、耐劳耐战。更有一点：数万铁甲武士，都是死地求生之兵！所以，官军人人以一当十、以十抵百，勇决善战、以死求生。葛从周虽

统有四万之众，却是衣甲不整、战技不一；再加上尚义军缺少弓箭，仅凭一股锐气，三鼓而疲。因此上，冲天尚义军虽多，一时难以打败宋皓的江南军，唯斩杀了一千八百多名官军，伤其无数。南昌军也阵亡三千三百多人，伤者无数。

再说过天龙。一开始，过天龙点起三万兵马，在饶州辞别了黄王，以刘舜为先锋、谷镜为副先锋、常宏总制中军，用李浣断后，携了马尧、达贵、过江、仝彪、况生、况灵、巴宽、巴彦、权清、敬定、海青、海兰、荀季、元见、苻荣、来农、来明、吉辰、师钟、师相、相楼、呼延章等二十四将，直入江宁，抢占了西山，据险安营。他把人马列阵在江宁西山上，北接大江，南守卧虎岭，一溜十二里，正好阻挡住淮南官军西上应援宋皓。

过天龙在西山列阵未毕，就叫淮南节度副使梁纘看破意图。梁纘立发人马，直往西山冲杀过来，杀得过天龙手忙脚乱。幸得赵璋提兵来援，才把淮南兵杀退，过天龙才得筑垒完毕。

梁纘见过天龙陈兵列阵于西山，拦断了淮南官军与采石官军的通路，就知道冲天军的图谋不小。他亲来大营，面晤张璘，对张璘说道：“过贼列阵在西山险地，其志不小，定是要图谋吞灭宋大将军所部！他来隔断我军，必是叫黄巢巨贼围战咱的江南军。一旦宋皓大将军的江南军破灭，黄巢将与过贼联手，再图你我。”

张璘问道：“是有这个迹象！你想怎么办？用何计退敌？”梁纘说道：“张大人此时不必出战。你只调出两千步军，在卧虎岭下摇旗呐喊，做出攻山之势，为我的偏师疑兵。愚兄亲提我部的一万六千精兵，杀上西山北岭，把草贼斩光杀尽，取过天龙之首，悬于阵前，令草贼黄巢不战自乱，叫他寻穴不及，方保咱采石的官军无虞！”

张璘曾经吃了过天龙、张归霸的大亏，知其厉害，听了梁纘的言语，肚里暗笑道：“这个人，是头不知深浅的牯牛！”他心里想着，又看了一眼梁纘，心里说道：“待这头犟驴吃上一阵亏，他就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想到这里，他看着梁纘微笑道：“恐非易事！”梁纘见张璘如此说话，知其早年曾为过天龙所败，其部大伤元气，至今尚有余悸，就说道：“张都使不必犹疑。此一时，彼一时也！且我与草贼对过一阵，已经知其虚实，何惧之有？你不必害怕！世上的万事，原是一物降一物！你我都是淮南名将，岂能败给草贼？”张璘见梁纘轻轻点到自己的病根，又见梁纘心高气傲，遂吐口说道：“就依大人的主意吧！咱们先战上一阵，看贼势如何，再作别图吧！”

当下，张璘调出步军使郃宽，如此这般，把梁副使的主意向郃宽叙说了一遍，临末交代郃宽：“只可随风摇旗，可着嗓子呐喊，可别去攻山！可别叫子弟们流血。”郃宽知意，不耐烦地连连拱手说：“知道！知道！这种阵势，我再不知道，岂不成了傻子？”张璘又谆谆告诫：“千万不可伤我将士子弟！”郃宽领命而去。

次日，梁纘令将士们饱餐战饭，然后一声炮响，他一马当先，率领一万六千名官军将士，出了陆桥、临江的两座大营，直朝西山杀来。

兵至山下，他朝上边看了几眼，拍马相看地势。嗣见毛竹岭以南地势平缓，且草贼旗帜稀疏，他就扬鞭对指挥使屈成说道：“这毛竹岭以南到枫树岭以北，坡势略为平缓，且是通往采石矶的大路。指挥使可率五千精兵，突上枫树岭，占据高处，护卫住我部的将士，朝采石进兵！”

屈成领了梁纘的军令，点出五千步军，与步军使弓圆一路，也不擂鼓，也不放炮，率领着人马，静悄悄地朝枫树岭大路上杀来。

西山上，冲天军南北列阵。北起江边，南到枫树岭，由刘舜将军和谷镜将军率军五千，把守住陆桥去牛渚山的大路。刘舜老于战阵，用兵精滑。他见自己兵少将寡，就把一千弓箭手埋伏在枫树林中，又把两千弓箭手埋伏到枫树岭之西的灌木林中，只命副将全彪引了两千刀牌手和长枪手，驻守在山梁上。

次日一早，刘舜引着副将来到毛竹岭的高处，四下眺望。他见漫山遍野除去毛竹、枫树、荆棘、灌木丛外，竟无一块平地，忍不住嘴里嘟囔道：“呸！什么毛竹岭？连只鹌鹑虫蚁儿也藏不住！这条老龙，把这些苦寒之地，都给了我刘大将军！真是晦气！”

他正在喃喃自语，猛可里看见山岭下边有无数的官军，悄悄地摸了上来！他仔细看了一会儿，嘴里嘟囔道：“祖奶奶！却不是晦气？这王八鳖孙们，有多少好去处不走，偏来刘爷头上动土！”嘟囔罢，他朝自己的副将全彪说道：“去预备吧！等这些官军走到一箭之内时，才能放炮开弓！记好，告知将士们，务必箭箭带血！贼兵要是冒着箭雨抢行，不必阻拦他，任其前行。等到前面灌木丛中的伏兵杀出来时，贼军必然后退。到那时，你就引兵杀回来。不可有误！”全彪得令，引了自己的护军，急往毛竹岭奔来。

停有小半晌，官军的步军使弓圆，引了千名官军，刀枪耀眼、甲冑鲜明，排开阵势，往岭上杀来。后面，梁纘的指挥使屈成，统带着四千刀牌手，各擎着明晃晃的长刀，尾随着弓圆，往前推进。

弓圆所引的官军走走看看、停停站站。他们见一路无阻，就放心前行。刚走到毛竹岭前，冲天军的副将全彪一声令下：“放炮！”只听“轰！轰！轰！”号炮连声响起，山梁上谷镜的副将苻荣、权清二将，引着众军齐声呐喊：“杀呀！”官军听见喊杀声，正在犹疑，却见毛竹岭上，利箭如飞蝗一般，朝他们泼泻下来。刹那间，官军伤亡无数。弓圆头戴铁冑，保护着头脸，脖子和咽喉处却连中了三支乱箭，当场毙命。

官军将士见有伏兵，大家连呼带叫：“不好！不好！贼势厉害！”将士们纷纷倒退下来。指挥使屈成见了，心中大怒！他朝将士们喝骂道：“不知护卫将爷的奴才！不去杀贼，竟敢退兵！”嘹嘹两声，连斩两名官军都头！众军骨酥，不敢再退，只得硬着头皮，回身往岭上杀来。

全彪见官军冒着箭雨硬闯上来，也不阻拦，引了自己的一千弓箭手往南退下。他直退到冲天军王怀将军的阵脚处，方才扎住人马。

恰在这时，过天龙听见毛竹岭的炮声，已知刘舜接战了。他引了五百护军，策马来

到王怀的阵前。下马后，他朝岭下望去，见官军有限，就对王怀、全彪问道：“据咱们的探马来报，梁纘率领着一万六千名精兵，来抢牛渚山。怎么只有这几千人马？”王怀回禀道：“要是如此，他们的大队人马，必定隐藏在岭下的丛林中。”

说话间，左右来报过天龙：“官军张璘所部，直朝卧虎岭杀来，声势甚壮！”过天龙头也不转，望着岭下说道：“卧虎岭天险，官军进兵，是做样而已！这是梁纘的声东击西之计，不要被他们瞒过！”说罢，回头朝护军传令：“传话给常宏将军，速引一万人马，应援毛竹岭！”

护军转身刚去，就听见枫树岭西“轰！轰！轰！”炮声连响。过天龙心下惊疑：“莫非刘舜败阵了么？”他急命护军前去打探。全彪朝过天龙拱手说道：“禀上将，枫树岭的炮声，乃是刘将军与末将的约号。刘将军令俺三支人马，闻炮同出，围杀官军。”过天龙听了全彪的回禀，朝全彪摆手道：“快去！”全彪一声令下，鼓声大震。他招手所部将士：“都随我来！”遂一马当先，引兵朝毛竹岭杀去。

原来，屈成仗着官军坚甲利刃，冒着箭雨杀上了毛竹岭，挥兵直取全彪所部。及全彪率部退走，他传令官军：“草贼都是乌合之众，衣甲不整，更说不上耐战！咱们只管杀过枫树岭，占住前面的山岭。我军都入灌木丛中，守了要道，贼无能矣！”四千多官军闻令后拥牌挺刀，往前杀来。

官军刚走到山岭下，谷镜把手一摆，猛听见铙声“砰！砰！砰！”震天响起。铙声过后，漫山遍野杀声陡起：“杀呀！”“别叫贼子们走了！”冲天军居高临下，万弓齐发，斗大的石块滚滚而下！只眨眼的工夫，官军死伤过半。

屈成见状，连叫：“中计了！”拨马就走。官军立时大溃，他们直如受惊的麋群獐兔一般，纷纷抱头回窜。偏那冲天军的伏兵，由来农、敬定两位副将统领。这两员副将，原是南阳的宰牛屠夫出身，心地刚狠。今见官军落败，他俩令伏兵收弓提刀，从岭上赶杀下来，见人便杀，遇马就戳，近者刀砍，远者箭射，把个屈成杀得魂不附体！

屈成率了官军残部，仓皇败逃。官军逃跑不到二里路，又听见毛竹岭的南北两头炮声响起。南头是全彪率部，乱箭如雨一般，朝官军射来；北头有刘舜率领着副将苻荣，朝官军一阵乱箭，之后苻荣率了两千生力军，各挺长枪大刀，杀下岭来。他们直杀入官军的队中，把个官军杀得啊，真像那：缚足的羔羊仰天叫，捆绑的猪猡绝号声；油烹的鹌鹑剩瞪眼，刚鳞的鲤鱼直打挺。败军成刀下鱼肉，可哀可叹。正是：

宁作胜兵丢半腿，别当败军死无声。

淮南节度副使梁纘是幽州人，高骈的同乡，早年从军，追随高骈南北拼杀近三十年，自一介军汉直做到淮南大镇的节度副使，位在上将。其人武艺精熟、老于战阵、极善野战，可称为“淮南一柱”，是高骈的心腹大将。此人用兵，不求小收，只算大胜。其为人刚狠阴毒，与江南道招讨大使宋皓属连襟之亲。这员淮南上将啊：

祖籍幽州，燕赵风悍崇尚武。少小去乡，一杆银枪从军行。熟知番帐，征伐北海作前部。闻变振缨，黑水造反副先锋。抵御吐蕃，提刀直入青海湾。西域平叛，拍马曾入天山篷。也曾经，驺州边墙放响马。也曾经，南诏城下炫耀兵。也曾经，大漠弥天七出进。也曾经，通天河^①头哭悲声。也曾经，为夺战功杀同伴。也曾经，心地狠毒把功臣坑。一生征战不知数，只见遍体伤痕青。足踏胞血跻要路，脚踩亲骨为显名。军政簿上功劳大，节度副使受皇封。

梁纘今天临阵，见自己的前部人马溃败，也在意料之中。他不急不躁，远望岭上，见屈成所率的官军折去七成，遂传令兵马副使宁纬天：“督率一万铁甲军，引十四员大将，杀上岭去。”梁纘送走宁纬天，自己引了五百护军，在后边弯弓督阵。

大队的官军来到毛竹岭下时，自己的败军正在被冲天军围杀。从后边望去，只见屈成所统的官军，概在千人上下，都在拼杀。梁纘悍然传令：“传令前面的宁副使，发出三千张硬弓，把草贼毙于弓箭之下。”

护军飞马去传令，却又打马而回。他朝梁纘拱手回禀道：“宁副使叫回禀上将：官军与草贼胶合一处，弓箭难以施展，怕射伤我部子弟！”梁纘闻言大怒：“什么官军？什么子弟？说什么胶合？战阵之上，但求一胜，问什么官军贼军？快发箭！别耽误战机！”护军只得再去照传军令。

宁纬天见军令如山，不敢抗命，就喝令弓箭营的都头：“快把三千张硬弓，休问长短，只顾泼泻出去！”官军弓箭营的将士闻令，人人大叫道：“前面还有咱们的上千子弟，他们正在舍身鏖战，岂可不分青红皂白，把咱们的子弟同歼？”宁纬天大怒：“梁纘连番传令，军令如此，怎敢抗令？”他催马挥刀，把个弓箭营的副都头，噗的一刀，斩去首级！诸军见状，人人惊心。无奈何，大家只得摆开阵势，张弓发箭。

那三千张硬弓射出的狼牙箭，似急雨一般，泼向毛竹岭。只眨眼间，无论官军与冲天军，被射死射伤的，倒地成片，哭号毁骂之声，惊天动地！

梁纘立马在山坡下督战。他犹恨官军的弓箭稀慢，手里挥舞着佩刀，连连大呼：“快射！快射！弓必拉满，箭当有力！”正是：

战阵只收胜兵走，莫问箭穿谁家人！

刘舜见岭下的官军铺天盖地地杀来，心里算计道：“官军有上万的铁甲武士，如何应敌？”他心里正在思忖，猛见官军的弓箭营突出，摆开了阵势。他见状惊呼：“不好！”急传令冲天军：“快退！退回岭上，谨防乱箭！”军令刚刚传出，官军乱箭已发。他眼看着自己的三千将士倒地一片，不由得心中大怒，顺手抓起一把大刀，就要下来拼命。

就在这时，常宏引兵一万，半是刀牌军，半是长枪手，从南方打马奔来。常宏刚跳

① 通天河：指长江正源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处至玉树巴塘河口段，全长 800 多公里。

下战马，刘舜恨道：“梁纆阴毒！竟扔下上千的官军，齐发乱箭，致使两军同殇！哥，我部折损将半，这仇……”

常宏揉揉一只眇目，然后手搭凉棚，往四下望望，见下面杀声正紧，就朝刘舜说道：“赶紧收兵！”复指着身后远处的灌木丛说道：“把你的全部人马退入灌木林中。梁纆不追，叫王怀引上五千人马，北上痛击官军；梁纆要来追咱，咱在暗处，岭上荆棘浓郁，弓箭难以施展，不待官军近身，长枪早已洞腹，强似在此硬拼！”刘舜听说，急传将令，叫鸣金收兵。

梁纆立马岭下。他见岭上烟尘荡起，已知过天龙的大军来到。又听到毛竹岭上响起一片收兵的金声，“当当、当！当当、当！”他四下望望，见满坡都是死尸伤兵，面露微笑，叫众军：“传令收兵！就便寻找屈指挥使的尸身，驮回大营去，厚葬！”

毛竹岭上，常宏正在调兵，猛听见官军中传来一片金声，他心里犯疑：“怎么这个贼梁纆，只发了一阵乱箭，就收兵了？”他急唤探事官：“快差出明快小军，务必把官军的底细打探清楚回报！”

官军在回兵途中，宁纬天在马上叩问梁纆：“刚才在沙场上，咱家的兵马已占了上风，大人如何却要收兵？”梁纆阴沉着老脸，说道：“君不见岭上草贼的动静么？岭上烟尘荡起，必是草贼过天龙倾巢来援毛竹岭。一旦接手交兵，咱们不得地势，必然吃亏！只得暂时收兵。”宁纬天拱手问道：“大人，我部折损将士四五千，难道就此罢休不成？”梁纆低声说道：“该死的，必得先死！要是我部的子弟没有横尸沙场者，将士们就没有仇仇之心了，如何驱之破贼？此乃是哀兵必战之理也。君勿说破！”

宁纬天听了梁纆说话，在肚里把梁纆骂了个二十一代祖宗翻屁股：“王八蛋！真是个大杂烩！准定是你妈交配公狼，生下你这个孽种！竟把一千多条壮士的性命当作儿戏！”他肚里咒骂着，嘴里却说道：“上将果真要破草贼，宁某倒有一计，足令草贼匹马不归！”梁纆放松马辔，望了宁纬天一眼：“君且说来。”宁纬天说道：“上将既要破贼，何不修下书信，差出快马，星夜赶赴扬州，乞求高令公再发一支兵马，逆江而上，击贼之臂；你却知会张璘大人，叫他引兵攻贼之南。如此一来，西山的草贼三面受兵。过天龙就是有韩信之智、樊哙之勇，也难以招架。草贼若不毙命于卧虎岭，必定南窜溧水。过天龙一败，前面的黄巢孤军难立。咱们却与张璘大人联手，知会宋皓大将军做个策应。如此，咱们两家四支兵马，擒灭黄巢易如反掌，岂不强似咱们单打独斗么？”

梁纆面无表情。回到陆桥大营，他果然修下一封书信，差出门客与两个精明小军：“休辞劳苦，把书信星夜送到扬州，面叩高令公。请求高令公：速发一支兵马，助我破贼成功！”正是：

血肉荒山半生死，又拉同伴来垫腰。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